

科幻世界

世界
SFW

科幻大师
丛书


日本沉没

[日] 小松左京 著
高晓钢 张平 陈晓琴 译



销售四百余万册 日本图书销量榜第三位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日] 小松左京 著
高晓钢 张平 陈晓琴 译



下

日本沉没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销售四百余万册 日本图书销量榜第三位

**世界科幻大师
SFW 丛书**

姚海军 主编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顾问委员会

阿 来（《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蓝仁哲（著名翻译家，四川外国语学院院长）

王逢振（著名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郭建中（著名翻译家，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吴 岩（著名科幻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第五章 即将沉没的国度

1

连续数日不分昼夜的工作使首相骤然间消瘦了不少，显得十分憔悴。此刻，他正愁眉苦脸地同官房长官和总务长官坐在受强烈地震袭击、至今尚未完全修复的首相官邸的一个房间里，三人的面前摆放着一张打印纸。

“这个问题，到底如何处理才好呢？”首相的声音有气没力的，“我接到报告，说要进行更详细的调查，还需要追加十到一百个亿的采购经费……”

“没办法，只有让防卫厅去办了。”官房长官说，“D计划的基础研究已经启动——行动总部要抓紧扩充，人员、设备和预算经费都需要增加。”

“可是，明摆着这个计划单靠防卫厅一家是完不成的。”总务长官说，“保密费用一旦超支过大，经费就会成问题。不仅如此，尽管纸上谈兵的疏散预案可以拟定很多套，可问题是我们需要更加彻底的调查，去弄清楚那件事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态发生。这无论如何都需要为数众多的科学家的合作，但是，这些科学家又从何而来……”

“我看，还是从学术会议上……”首相双臂紧抱，“对大会主席和组织者要适当交底，请求他们予以合作。气象厅、国土地理

调查院、地震研究所、防灾研究所这些部门，迟早有人会慢慢察觉的……”

“怎么说呢？现阶段大家的注意力主要还是集中在这次爆发的大地震上的，”总务长官说，“而且，那件事本来就是个大天方夜谭，所以，反而不易被人察觉——即便有一两个人察觉，估计连他们自己都难以置信，所以，也不便张扬出去；就算万一说出去了，别人肯定也会认为这人脑子有毛病……”

首相仍然两臂交叉，双眼紧盯着桌上的纸片。

“我都是半信半疑。唉，老实说，我真不大相信……”首相喃喃自语道，“实在太离谱了。就算日本是个地震频发的火山国，但偌大的一个国家……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其余两人也把目光投向桌上的那张纸片。在这张厚实的打印纸的正中，只打印了一行字：

→

min

D 2

“无稽之谈……”总务长官用他那肥厚的手掌用力搓了搓脸说，“假如果真如此——那可就是件骇人听闻的大事了……但如果这本身就是个荒唐的错误——或者说只是田所那个古怪学者的臆断，计算有误……”

官房长官死死地盯着首相。这位与首相共同走过漫长的政治生涯、名副其实地由首相一手栽培的部下，同时还是旧制高中校友的官房长官，此刻最担心的一点就是：一个国家的最高行政首脑，万一由于某种奇怪的“错觉”而陷入巨大的难以收场的骗局之中该如何是好。这种担忧从一开始就一直缠绕着他。当然，事情还没到这一步。到目前为止，整个事情的运作还只是在政府内

部秘密进行，万一真是一场骗局，也好就此罢手。但是，下一步该怎么办……财政预算、组织机构势必逐步“公开”，假如到了那一步，万一弄错了，不但覆水难收，还会被追究政治责任。弄得不好，不仅首相本人，甚至连整个执政党的政治生命都可能被葬送掉。

到那时，谁将是牺牲的目标呢？根据自己政治生涯中所具备的“常识”，官房长官的心里早已条件反射地启动了“权衡”的闸门。万一出错，谁来承担责任？谁作为替罪羊拯救我们的首相？至少自己是难逃其责的吧……然而，如果承担责任就可以解决问题，那还好说……

但是，万一事情真的发生的话……

“根据目前的调查情况看，还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首相把交叉的双手放了下来，抬起头说，“不管怎样，还是要继续调查下去。再增加一些经费和人员怎么样？”

首相的话，表面听上去似乎很是慎重，不过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调查而已，但官房长官却一下子恍然大悟，他明白，我们的首相已经拿定主意要大干一场了，甚至不惜冒一定程度的“政治风险”……

“那好吧……”总务长官摇晃着肥大的身躯点点头，“这事就算定了，明天的干事会……”

“开会前有些事儿想……”首相又沉思片刻，“现在能联系到副总裁和干事长吧……”

“副总裁也许睡下了。”官房长官看看手表回答说，“叫秘书吗？”

“算了，等等再说……”

首相站起身，从架子上拿了一瓶白兰地酒和三只高脚酒杯。

“有点累了……”首相一边将白兰地倒入酒杯，一边小声说，

“剩下的事明天再说，好吗？”

“没问题，”总务长官端起酒杯点点头，“您还是休息一下为好。我要说的是统计局的事儿，明天再向您汇报。”

三个人一言不发地喝干了杯中的酒——职业摔跤手一样的大个子总务长官一饮而尽后站起身来，行了个礼便向门口走去。官房长官后脚刚跟出去，接着首相也追出了房门。

在官邸的过道里，官房长官离走在前面的总务长官数米之远，他边走边对首相耳语道：“是内阁改革吗？”

首相一脸的从容。“目前的骚动告一段落之后……”首相绷着脸严肃地说，“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是个绝好的时机。明天见到副总裁和干事长再说……”

两名内阁成员离去后，首相一人返回客厅，又喝了一杯白兰地。地震后他让家人去了信州，宽敞的官邸里只有中年女佣和全权处理私人事务的管家以及警卫。首相已吩咐这些人暂不露面，所以，官邸中好像只有首相一人似的静得出奇。

太不可思议了……醉意中感到一阵疲劳，首相用手揉揉眼角——闭上眼睛，倦意一下便从脑后袭来，像有一种无形的魔力从背后把他拉向无底的深渊。他把头在椅背上靠了一会儿，任凭身体往下坠落，这种坠落的感觉使他隐隐约约看到远处深灰色浑浊的迷雾中飘浮着某种东西。

那东西就是奇怪的“抉择”。

职业“政治家”，应该说是职业化的“孤身抉择”的专家。所谓“权力”，其实也是“抉择”中的产物。所以，“权力者”的头上一必须带着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精神领袖”的光环。这就是这位不到六十五岁的“年轻”首相的信念。也许政治从来就不能够“合理化”。至少政治的过程变成一种“逻辑——包括概率的意义——过程”还为时尚早。就算计算机进一步飞跃发展，政治演变

为一种将游戏规则和选择公理融为一体的自动化机器之时指日可待——然而，即使到了那一天，某种特殊人群的敏锐“感觉”和由强大的精神力量构成的“决断”，在某种特定的场合，也必将战胜庞大的计算机系统。这是因为在所谓的“政治抉择”当中，有的时候你必须面对连计算机都不能完全预见的黑暗未来勇往直前。计算机是根据“过去”和“外围”的数据，按概率百分比的形式来预测“未来”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人类却能够凭第六感觉惊人地发现计算机所不能描绘的“捷径”。如果按计算机的提示进行抉择，那么“情况”模式发生变化，其概率也要发生变化。因此，计算机只有在变化中重新进行新的预测和计算，然后再决定新的抉择方向……即使与“Z”字形“布朗运动”^①的实际运行方向完全吻合，其结果也不过是在宏观上描绘出“可预期的最佳抉择”的轨迹而已。但是，假如计算机一开始就能锁定“最终预期”的最佳状态，朝着这个“最终预期”以“最短距离”的运行模式进行选择，那么，在充满强大惯性且错综复杂的现实当中，大规模的“布朗运动”在运行中所付出的各种各样的“代价”岂不是可以减少到最小吗？更何况，“现实”是一个由大大小小的、振幅和进展速度各不相同的“现象系”相互影响后，呈模糊状态的、巨大而复杂的“复合系”。在当前，计算机还不能容纳所有的“现实”，它还处于不成熟阶段，在它的历史记忆中也还没有积淀那么多的“实践成果”。即使把所有的数据输入计算机，未来一定还会残留下“不可预见”的黑暗部分，就像“拉普拉斯魔法”所示的那样……

首相曾憧憬过能作出任何“决断”的计算机出现后的美好未来……到那时，人类已不需从事“政治家”这个职业，那也许才

^① 1827年，英国植物学家布朗(1773-1858)用显微镜观察到水中的花粉，发现花粉微粒不停地作不规则运动，这种运动后来称为“布朗运动”。

是真正的幸福时代。人类如同依靠机械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一样，也从“政治责任”这个痛苦的精神负担中彻底解脱出来。这一天会来到吗？

这样的时代恐怕永远都不会到来……首相想。

计算机，以及庞大的善于决策的官僚群体反而使得受抉择左右的事态日益严重，让“决策人”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曾经数次出访国外、与各国首脑都有过会晤的首相想起了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经历。那天，在白宫的一个午餐会结束后，大家正在轻松交谈，总统先生与日本代表团的成员谈笑风生，偶尔也趁着谈话间歇暂时离开一会儿。与高个子的特别助理闲聊着的首相无意间回头望过去，正好从侧面看到总统先生扭向一旁的苦笑。从这位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情报系统和组织严密、出类拔萃的内阁成员的美国总统那优雅的微笑里，他读到了一种隐秘的、常人难以想像的凄然的孤独。

——那一刻，首相看到的是总统习惯性微笑的嘴角和不笑的眼睛之间流露出来的冷酷无情……那种如同从不太合身的衬衫袖口窥视到肮脏的内衣袖口一样，让人不敢正视的凄惨孤寂……尽管职业的训练使首相不露声色，但在那一霎，一种来自心底的透心凉的纯属个人的内疚贯穿他的全身。这一刻，首相就像看见总统露出毛茸茸的屁股坐在马桶上一样，无意中闯入了他人的肮脏的隐私中，这种令人作呕的感觉让他狼狈不堪。

那种“丑陋的孤独”也是首相自身的写照，只有站在相同的位置上才能体会得到，在这面特殊的镜子里，首相似乎看见了自己。

首相独自一人坐在客厅里，心想，或许自己的这张脸同那天在午餐会上看到的美国总统的脸别无二致——一张丑陋的、如同施魔法的巫婆一样扭曲的脸……他想，那时候，比起美国总统来，

作为日本首相要轻松得多。因为那时的美国正陷入战争的泥沼，美国总统的“决定”关系到合众国和他的敌对国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但是现在，自己被推到了比美国总统更为复杂的境地……首相摸着他那刚长出硬胡茬的油脸，陷入了沉思。日本这个国家可能消亡。也就是说，随着国土的物理形态的丧失，多数国民将会死去，活下来的人也将从此失去“故土”……或许漂泊到地球上的另一块土地上，一块由“别的国家”指定的拥挤不堪的“异国他乡”了。

而且——尽管发展到这一步的可能性在增大，但不至于走到这一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如果会发展到这一步，那么，从现在起，就必须立即着手准备，否则是绝对来不及的。不，假如D-2的话，也许已经来不及了。但是，万一没有发展到这一步，而准备工作又已经开始……那么日本的局面将不堪设想，对此他也难辞其咎。

这样的决断对常人而言实在不堪重负，首相想着，一边摇动装有白兰地的酒杯。这种决定绝非一般人能够做出。不论政治机构多么的现代化，计算机和官僚体制多么的发达，“权力”终究是靠着一种近乎“冷酷的疯狂”来行使的，这是一种替“神”——具有“超凡能力的”、非理性的、非人性的神——行道的疯狂。面对如此残忍的现实，任何一个平常之人都不具备做出“决断”的勇气。随着事态的不断明了，这种勇气也就逐渐丧失殆尽。这时，就必须有人挺身而出替大家做出“决断”，承担责任。只有在芸芸众生中独具惊人决断能力的人——一个气宇不凡、有着坚强毅力、能替代“神”行使非人性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人——才能担此重任。这能使“权力”戴上非理性恐怖色彩的“神圣”的光环。当然，当事态过去，或者当初的决断有误，那么，所谓的“神圣的疯狂”的执行者就会瞬间沦为替罪羔羊，以牺牲为代价来平息

“命运之神”的暴怒。而且，往往就是那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人，才会被推上权力者的宝座。首相想，自己不过一介俗人而已。他曾经为自己缜密的、合理的如意算盘而暗自得意。刚刚踏入政界时，他以为带有明治色彩的、颇有时代感的、夸夸其谈的政治家时代已经终结，以为政治也可以依靠庞大的数据和处理系统像“企业”一样合理经营，对人侃侃而谈。然而，这样一个“自己”却在不知不觉中从周围的同僚中脱颖而出，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直到他在与执政党的长老级人物的竞选中获胜、就任总裁、继而当上首相的那一刻，他才恍然大悟：自己竟然具备一种特殊的才能——一种对他本人而言已谈不上是否该引以为自豪的才能。周围的人称他为“勇敢胆大的男人”，政敌攻击他是“冷酷无情的算计者”。他渐渐明白，人们对他之所以既信任又畏惧，是因为他不知不觉地扮演了他的同僚所不能肩负的无情“决策者”的角色，而且那种敏感和决断力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即使有误，也由于处理得当，总能把损失降到最小，有时甚至会因祸得福。有时，他甚至反省自己与其说是“勇敢胆大”，不如说是缺少某种情感，比如“恐惧”之类的东西。当然，不仅如此，还因为他的身上有一种磁铁般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与超人的胆略结合在一起，便造就出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带有“神秘感”的气质……

不是自己想要成为“最高权力者”，而是不经意间被推上政治舞台的。这种想法在他进入第二个任期后，始终挥之不去。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一条“牺牲”之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成为这种类型的人。或许是来自血统，或许是来自父母、祖父母的培养。他知道总裁选举的时候，背后推举他的是那位老人，也知道老人早就注意到他了，但他对那个老人并没有特别在意。当然，他并非视老人为等闲之辈。偶尔，他会去拜望一下老人，听老人说说过去的事情或谈些有关艺术品的话题。作为一国的首脑，他

一点都不觉得这是在寻求某种“保护”，甚至认为老人所看到的世界和他日理万机所应对的世界几乎不在同一层次上，没什么可交流之处。从政绩上讲，他可以算是奉行“单打主义”，作风朴实，埋头苦干。尽管如此，作为近代政治史上罕见的“政绩不突出的宰相”，他还是在处理诸多实实在在的问题当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当然，他也曾经历了无数的难题和政治危机，但对他而言，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认为，日本是一个稳定的国家，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将在这种平稳中结束。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现在局势骤变。被称作首都圈大震灾的政治“大难”直面扑来，更有甚者，眼下，这种难以置信的大变动已开始给这个国家的未来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假如大变动真的即将爆发，它必将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波澜。

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历史悠久的强大国家将不复存在……世界历史上有哪个国家遭遇过如此离奇的灾难？又有哪个政治家直面破解过这骇人听闻的难题呢？

面对这种“决断”，或许自己已经力不从心了……首相继续摇动着白兰地，呆呆地望着天花板。自己有能力支撑这种困难局面吗？无论如何，至少得挺身而出吧，但能否坚持到底呢？在这期间，找一个比自己更有能力、更有魄力的人来接替自己也不失为上策呀。

然而，自己熟悉的范围内有这样的人才吗？

想了想，并不能马上想出谁来。只有一个人在脑海中一闪而过。此人是少数派在野党的领袖，他的势力正在逐渐扩大。战争年代，此人曾被关进监狱，战后他顽强地与内部残酷的争斗作不懈的抗争，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辱骂，建立了牢固的政党组织。但是，此人有些令人捉摸不透，难以判断……而且现在一时还找不到他。首相将白兰地一饮而尽。事态再进一步扩大，国内开始

不稳定的时候，也许会出乱世英雄。但在没有找到更加合适的人选之前，要顺利地渡过危机，自己将不得不承担责任……并不断地做出残酷的“决断”。

想着想着，首相的内心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那就是一点也激发不起所谓的“英雄”气概。自己根本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想成为“英雄”。只是在没有找到合适人选之前，自己不得不承担那样的“重任”而已。眼下，不是判断能否干好的时候。只要比自己更合适的人选一出现，这个接力棒就自然而然地交出去了。但是，在接班人出现之前，“命运”仍然会让这一重任继续落在自己肩上……就像这个国家的所有政治家都心知肚明的那样，首相始终还是抱着一种任何事物不是“干出来”的，而是“顺其自然”的信念。政治上的“意志”也好，“努力”也罢，实际上不过是“命运”这个洪流中的一滴水而已……尤其是面临人算不如天算的巨大变动的时候，更是如此……

即使如此，每每一想到今后必须应对的令人迷惘的事态的严重性，还是不由得心烦意乱，感觉像快要被压垮似的。勇气是不可强求的，这是首相的信条。但有时为了不使判断出现偏差，勇气也是必要的。首相盯着杯子想，看来有必要抽出一两天——哪怕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挤出一点时间——去个安静的地方，盘腿、打坐。也许这样，才能沉住气，看清黑暗的另一边……是的……也该会一会那位老人了……

2

第二次关东大地震——人们已经习惯称它为“东京大地震”，新闻媒体后来也沿用了这种称呼——已成了近来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东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一个癫狂的现代化都市。大地震疯狂袭击了这座大城市，使它的大部分区域在瞬间荡然无存，其受灾的可怕程度足以让人怵目惊心。

“东京将变成第二个广岛！”

一家拉丁语的报纸甚至使用了这样一个煽情的标题。

各国的有识之士不得不进行新的审视：面对自然灾害，这个在无序膨胀中成长起来的现代化超密度都市是多么的可怕呀。当然，这种可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日本式的例外”。这次震灾中的死者之多、受灾人数之庞大，实在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

世界各国首脑的慰问电雪片般飞来，乐善好施的美国媒体甚至发起了不拘形式为日本人民献爱心的援助活动。在国外的日本人耳边每天都充斥着同情的话语，但人们的嘴角却流露出幸灾乐祸的意思，那分明就是：“都看到了吧，活该。”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出，人们同情的语气里隐藏着另一种奇怪的执著的关注和好奇心，他们很想知道：灾难过后日本将会怎样？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这样的灾害将给日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位于远东一隅的日本，是惟一的一个率先实现近代化，打赢过

两场对外战争，发动过以世界人民为敌的世界大战，以惨败告终后又在战后迅速崛起，使 GNP 登上了世界第三位宝座的国家——一个通过勤奋的劳作和疯狂的生产，开始对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令人生畏”的国家……而它的首都竟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从某种意义上说，算是“罪有应得”吧，英国的报纸上甚至明确刊登了一篇《恶人有恶报》的文章。

文章中说道，“凭借着无视人性、轻视生命的剖腹自杀的武士道精神，以神风般的速度保持经济发展的日本，建成了世界上最野蛮、最无视人权、犹如战舰般的庞大都市，并叫嚣着‘日本万岁，进攻’冲入世界经济的市场。但是，这种没有空中护卫战斗机的无视战术常识的打法，犹如‘大和号’巨舰，最终以牺牲大多数人的生命为代价而‘玉碎’——大概这个民族的习性，不会因一两次失败而改变——自二十世纪初日俄战争的要塞攻防战起，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今天，日本总是以‘同样的失败路线’重蹈覆辙。日本从沉痛的教训当中真正学到点什么，还需要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更需要经历无数次同样的失败……”

尽管在表面上，全世界深切的同情声像旋风般呼啸而来，各国政府的慰问金、捐款源源不断地寄往日本，但是，对待受灾的日本，世界各国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却是复杂的。美国政府无偿援助两千套移动住宅和医疗用品；苏联表示愿意提供远东海域两万吨级半新的客船供灾民居住，只是，苏联的科特林级导弹驱逐舰作为先导船，进入了东京湾——这一行动刺伤了右翼分子和防卫厅有关人士的神经。因为有人清楚地记得在 1923 年的关东大地震之后，美国军舰就是以救援的名义进入日本，乘乱到东京湾测量水深的。

除了从美国政府得到无偿援助以外，日本政府还向国内、海外紧急订购了移动住宅一万五千套、预订装配式房屋五千套。快

入冬了，必须采取应急手段解决受灾者的住房问题。在日本国内被称为“简易住宅”的移动式住宅的贮存量最多也不过三千套左右，月生产能力只有七八百套，而且，有一半的生产设备已在关东地区被地震毁掉了，还有一部分是使用日本品牌在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地生产的，其中在美国包括房车在内有五千套的库存。除无偿援助以外，政府之间还达成了协议，紧急进口所有的贮存物资。虽然简易住房、移动住宅等在世界上已经成为“贸易品种”，但此次的大量订购在世界贸易史上却是史无前例的。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开始在世界各地抢购二手客船。对船龄在二三十年的老船，南从巴西、澳大利亚，北到斯堪的纳维亚，一口气收购了十几艘，而且从不讨价还价。受此影响，世界各地的造船企业的股价，在新的预期订货的刺激下，便一路飙升——当然，这一切都是打着紧急支援“受灾者住宅”的旗号……

同已经关闭的羽田机场相比，成田机场的灾情还不算严重，还保留有一条跑道。地震后的第三天，成田机场重新开放后，各国政要及经济界人士为了来日本“视察”，纷纷从海外飞抵成田机场。

总之，包括远东地区在内，日本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都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日本政治、经济的中枢遭到如此大的破坏，势必会给世界的对日贸易带来很大的影响。为了掌握受灾情况和预测今后的动向，各国的VIP们^①纷至沓来——由于遭到震灾的东京都内的酒店大部分都不能住，他们大多住在成田机场附近新建的酒店以及千叶县海岸旅游胜地的酒店里。

在这些外国旅客中，有两个不大惹人注意的人物。他们身材高大，风衣的衣领竖起，帽檐压得很低，戴着墨镜，提着公文包。一眼看去，很像商人。前来迎接他们的三个人机警地扫视过四周

①指要人、大人物。

后，一起钻进了一辆挂着使馆牌照的黑色林肯轿车。

林肯轿车从拥挤不堪的京叶^①大道的半道上向北兜了一个大弯，在足立区附近穿过临时搭建的浮桥，又跑了一个半小时，最后驶进坐落在东京市中心灾情较轻的千代田区北部的某国驻日使馆。十分钟后，在使馆的一个密室里，这两个人同该国的驻日大使、秘书等人顾不得寒暄就直奔主题。

“我们打算彻底调查一下这次东京地震对日本今后的影响。”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秃顶男人毫不客气地对大使说，“当然，我们部里的人，已经开始动手进行了。但我还是打算派一个得力助手在这里常住一段时间，这位就是……”

秃顶指了指一起来的同伴，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金发男子。

“的确，灾情很严重……”大使从壁炉架上的酒柜里取出一瓶葡萄酒，边倒酒边点头说，“你也来一杯吧，是东京葡萄酒……不过，日本是经济大国，我认为，这点儿天灾算不了什么，日本很快就可以恢复元气。说不定，这次地震也许对日本社会反倒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

“但是，去年的关西大地震还没过多久啊……”秃顶从大使手上接过酒杯说，“那次是局部地震，只不过是京都和大阪一带损失很大，经济整体上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打击。但是，间隔时间不久，这个国家的两大中心城市相继遭遇了大的地震，我想，这对这个国家和社会，特别是对人情世态多少都会带来一些影响。”

“的确如此。”大使说，“社会的动荡和不安，会在不久的将来逐渐显现出来的。目前，在野党虽然暂时停止了对执政党的攻击，但是，他们将很快与工会一起组成新的阵容，发动新的攻势。”

“现在的执政党能挺得过去吗？”

^①东京至千叶。